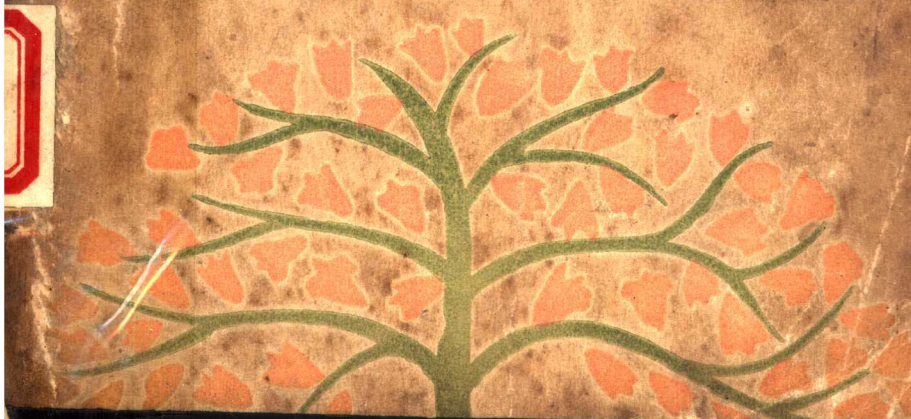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杜鵑花

段可情著



955757

复旦大学图书馆 62点

杜鵑花

段可情著

現代書局印行

1934



FUDAN

JFZ000057033B 复旦图书馆



# 目次

---

觀火

---

• 1 •

---

嬰兒的運命

---

• 35 •

---

柳小紅

---

• 59 •

---

搖籃中的嬰兒

---

• 99 •

---

烽火中的 Fox-Trot

---

• 137 •

---

杜鵑花

---

• 169 •

---

# 觀火

滬西區是上海最幽靜，而又清潔的住宅區域，那些富商達官，與乎有錢的外國人的 Villa，通通都會萃在這些華麗的街市裏。兩傍的街樹，整齊繁茂，那翠滴滴的綠葉，掩映出一條平滑光潔的馬路來。若是馭着一輛馬車經過時，真令人忘去這也是那塵囂滿市的上海之一角，渾疑是置身在那柳明花暗的鄉村一樣。

那些大小的別墅式的住宅，並立在馬路兩旁。雖說趕不上那黃浦灘上的崇樓傑閣的壯觀，但卻另有一種美妙動人的好處，爲那呆板的高樓大廈所不及。而且那些公司銀行式的巨屋，又在人煙稠

密的地方，而又缺少樹木的點綴，所以那些有錢的人，除了辦公以外，不得不另外尋那遠隔塵寰的仙境，去安置他們的家小，和最適宜於起居睡眠的所在。所以他們不惜用他們從勞苦羣衆榨取得來的金錢，去圖他們私人的安逸。雖是地勢偏僻，然而那風馳電掣般的汽車，卻使他們一點兒也受不了徒步的痛苦。

他們不但祇是建築一所房屋在清靜的地方而已，並且還要鉤心鬥角，把他們的住所，裝飾得更惹人適意安樂。除去了起居的房屋以外，差不多每所房屋都經營一個花園。雖然有大小不同，但是一樣地有綠草如茵的草地，紅綠相間的花光樹影，和那供人休憩的小亭和鐵梳椅。在清晨和薄暮的辰光，就能看見那些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，兩腳踏在輕軟如氈的草場，往來迴還地散步着。自然是因為他們有錢，所以應該佔着那最優美的區域。而且市政當局，也好像特別同那些出入車馬的人們要好

一樣，在這區段內，把馬路更修得光潔廣闊，街樹也培植得更整齊繁茂，使他們有清鮮的空氣呼吸着。

但是隔着那一條污穢的小河，情景就大不相同了。

這是所謂平民窟的區域，沒有廣闊的馬路，與乎高大的洋房。祇是一些污穢不潔的小巷，和那狹小不堪的茅棚。若是風稍微刮得大一點，就會把牠捲起來，吹到半空中去跳舞。再是到了下雨的天氣，那就更糟糕了。那些無情的雨滴，會從那稀薄的茅蓋穴中，滲點下來，滴在那石頭一般硬的被頭上面。打濕過後，更加重了分量，使那被頭下面睡着的小孩們，有壓死的憂患。一間小小的茅屋，一家人都生活在裏面，臥房，竈房，飯廳一齊都在這一兩方丈寬闊的面積內。除了人住以外，還有家畜，猶其是和他們一樣污濁的豬兒，差不多每家都要養個一兩條，預備喂到年底去賣，得着錢來過



年，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。除此以外，還有雞，狗，鴨，貓等等動物。若是到了夜來，大家酣睡過後，有人經過，就能聽見人畜的酣聲，一齊交鳴，真分不出是人住的房子，或者是畜牲的圈巢。恐怕那些有錢人家的馬廄，還要比窮人的住所，華美得多。

在這如蜂房相連的茅屋當中的主人翁，大半都是勞苦的工人，猶其是黃包車夫，和在附近一個紗廠作工的工人。他們的男子，白天一齊到外邊去作工去了，祇有家裏的婦女，孩子們，終日裏在卑屋陋室裏過日子。女的除了替人家洗濯衣服外，還要去管理這簡單的家政。雖然家政是簡單，但是一不如意，那在外邊作工的人們回來後，遇着生意不好，或是在廠裏受了工頭的氣的丈夫，就會把妻子當作散氣包。小孩子們稍為大一點的，可以去照料家畜，或更大一點的，就去當童工掙錢。雖然以他們的年齡，是不應當作工的，而資本家因為貪圖工資低賤，所以樂得去僱用。好在他們也不能蹬在家

裏享福，因為他們的爹爹，根本就沒有好的東西，留給他們。除了作工得點工錢來幫助家用外，還想像那些有錢的子弟，挾着書包，到那高樓大廈的學校去讀書嗎？不能，那是富家公子專利去享受，窮兒是沒有福分的。那些在社會裏做事情的人，就從沒有想到替那下層的苦力人們的子弟，蓋一所精美的學校。所以他們在未成熟的年齡，就祇有在那些茅屋，和煤煙薰炙的工廠裏過日子，一直到兩腳一伸，睡到薄薄的棺材當中為止。

這是一個晴朗可愛的冬日，一輪鮮紅的太陽，用牠溫暖的光流，照遍了大地。不管是華麗的洋房，或者是簡陋的茅屋，都是一律地蒙着光澤。世間恐怕也祇有太陽之神，纔有這樣平等待遇人們的精神，而能同時照顧着那兩個不相同的世界吧。

那鮮明的日光，射在霜花滿鋪的紅瓦上面，閃閃作光。這時睡在簾幕重重，爐火溫暖的房間內的鴨絨被，鋼絲牀上的人們，因為受着從窗簾隙縫內

穿進來的日光，也把他們正在流連甜蜜之鄉的夢境內喚回來了。祇得懶洋洋地從輕煖的被頭裏面爬起來，在一羣奴隸伺候當中，他們盥洗後，走到飯廳去用早餐去了。

那鮮明的日光，也射在那白如雪般的嚴霜鋪着的茅草屋頂，一樣地閃閃作光。但是睡在那空穴來風，泥牆剝落圍着的屋內的舊棉被下木板牀上的人，在太陽之神的胭脂嬌面，尙未出來窺人的時候，已經在馬路上拖着空車，戰慄地與寒威之魔相敵了。已經在那機聲軋軋的工廠內，手不停息地工作了。已經在木盆內用凍裂了的紅手，在替那些人們穿髒了的衣服洗滌了。

在鮮紅的太陽，移到天心來的時候，那些住在洋房的太太小姐們，已經把逍遙椅移到滿受着陽光的露臺，和枯黃的草地上。很愜意地沐着和暖的光流，靠着椅背養神。那茅屋的門前，卻依然也能受着溫暖可愛的陽光，雖然在炎炎的夏日，這可

惡的太陽之神，是與他們相敵的。但這時在屋內永遠得不着暖氣的婦人小孩們，看來愈覺得親切可愛了。他們雖然在天然的大火爐的旁邊享受着不用錢買煤，而能得着暖氣的快樂當中，卻更使他們雙手不停地，在做縫紉的工作。一方面婦人們命令她們的小孩們，去照顧那些喂肥的豬兒。這是她們一年來辛苦的工作，把一個不盈尺的小豬，養成能變賣成很多雪白可愛的大洋的成績。在一個月之後，她們就可以從豬兒身上，得着漂亮的棉衣，和過年時的可口的酒肉。所以她們時常叫小孩們去管理着牠們，免得有逃逸的事件發生。

太陽漸漸地偏西了，在彩霞的餘暉，掛在天末邊的禿枝的樹尖的時候，晚風起來後，把暖氣吹到富人屋內的火爐去了。這時天然的爐內，好像沒有添煤的原故，已經把暖氣消失殆盡了。屋內雖然也是冷，到底比外面要好得多，究竟有土牆可以遮風。所以那些窮人，一到晚來，就通通鑽進如鳥巢

獸穴般的窟內去了。在一燈如豆的光綫下，依然做她們未竟的工作。讓小孩們去睡在牀上，自己在做針線，等着她們辛苦的丈夫回來。在這冷冰冰的空氣中，雖然覺得比睡在牀上的如鐵般的寒衾當中，要更難過一點。但是丈夫一回來的夜飯工作，是她們應當伺候的。這也無法，到底多做一點工作，要多掙一份錢，那也說不上辛苦了。何況還有更辛苦的丈夫，尙未回家。祇好等着，一到丈夫回來後，把夜飯用完，兩個人就可以到牀上去，互相偎抱，取得暖氣，恢復那僵凍不靈的身體。然後就可以甜蜜蜜地，去做他們的黃金之夢。

一到晚間十點鐘左右，那蜜蜜排着的茅屋當中的大小人們，都是鼾聲微微地酣睡着了。他們不管外邊有沒有甚麼事件發生，覺得這七尺睡眠之地，是一個神祕的樂境，不但可以恢復他們整天的疲勞，而且又能得着整個冬天，在旁的地方從未得着的暖氣。那自然使他們無憂無慮地，到夢鄉去尋

快樂。

一個嚴寒的冬夜，那些枯枝上栖着的寒鴉，也冷得發抖，大家互相偎着，不住地發出淒涼的叫聲，兼之挾着狂暴的風嘯聲，使人不覺得打了一個冷噤，這真是個恐怖之夜。街上的行人，都趕快地逃回家去了。就是那些黃包車夫，也耐不着這樣的寒威，各自拖着空車，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因為根本就沒有人，在這樣的天氣當中，還在街上行走，除了那有職責的警察以外。

一座精巧的洋房，矗立在濕雲重重，寒風凜凜的暗夜當中。屋外小花園的禿樹枯枝，被強勁的北風，吹得噼噼作響。屋內各處都滅了燈光了，祇有二樓的一間房內，從沉沉厚幕掩蓋着的玻璃中，透出一點光綫來，這是屋中的主人尙未就寢的表示。

一間華麗的臥房，內面的陳設，完全是歐式，猶其是那英國式的壁爐，更現出泰西的風味來。主人臥在逍遙椅上，一動一動地搖着，時而把手中的

雪茄煙，向着口中吸着，在吸完一口之後，就吐出如白霧般的濃煙出來。主婦挨着牀邊坐着，但離火爐也近。在粉紅綢罩的座燈下面，縫着小孩的襯衣。小孩不寧靜地睡在牀上，時而發出咳嗽的聲音來。小白貓睡在和暖的爐邊打盹，室中的空氣，異常甜暖而靜寂。

坐在爐邊的主人，時而向着坐在粉紅綢罩的座燈下縫紉的主婦瞟看。被放出粉紅色的電光所掩映着的容貌，更增加上了主婦幾分顏色。主人在最後就目不轉睛地瞧着，他突然翻了身起來，走到牀邊，挨着她的身傍坐下。用手把她的腰身圍着，放輕他的語調，很柔和地說道：

“親愛的，休息一會罷，不疲倦麼？”

“等一些些工夫，我把這一隻袖口縫完了再說，請你回到那邊坐一會罷。”她回頭嫣然一笑地說着，說後依然手不停息地縫着。

主人無精打彩地，依然回到爐邊的逍遙椅上

坐下，向着爐中的火焰出神。但是不寧靜的心情，卻支配他又回頭把她瞧着，他覺得她今夜分外露出好看的顏色來，不自然地向着她哀求着：

“來啲！親愛的，到這邊來坐，你看這裏多暖和，我有話告訴你。”

她經過他再三地催促，祇好把針線及未完工的襯衣放下。起來把身上的線屑拍掉，轉過身去，曲着身子，去看那睡得很甜的小天使，情不自禁地向小孩親了一個嘴。然後纔將小鵝絨被把他裹得緊緊的，免得透着風，而使到小孩着涼。再轉過身去，把座燈滅熄，纔擺動她苗條的身裁，婷婷般地向着爐邊走去。

主人等她走攏來的時候，把她拉到他的身邊坐下，很親密地互相偎抱着。這時房內的燈光全熄了，祇有爐內煤炭放出來的火燄，照着他們倆陶醉的容光。空氣沉靜極了，祇有棹上的座鐘，發出有規律的機聲，與乎小貓兒很微弱的酣聲，是一個神



秘的幻境。在爐中搖搖的燄影，好像印第安人跳舞一樣，更使人墮入一種不可思議的境地去了。他們倆儘量地去享受這樣迷人醉人的瞬間，忘去了這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夜，忘去了戶外有刺人肌骨的北風，在狂嘯亂吹，更記不起在一河之隔的那邊，有茅檐破牀睡着的苦力。因為他們生活在這樣舒服的環境中，也根本不讓他們發生那悲天憫人的思想。何況這溫暖的小室內，祇充滿了肉的氣息，與乎那誘人沉醉的特有的香氣，所以他們祇默默地一聲不響地享受着。這樣地沉默了一些辰光，終歸男子先開口，把這靜寂的幻境打破了。

“明天晚上陳公館的消寒會，去不去參加？聽說還要開跳舞會。”男子很溫柔地撫摸着她的柔髮說着。

“但是那一件最新巴黎式的晚服，還沒有完工，我是去不成的了。誰教你不早一點同我到世界豔裝公司去做，現在也來不及了。”主婦抱怨般地